

# 山鹿語類

四十一

和書門類		二七九二號	八七函	四五冊
------	--	-------	-----	-----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七九二號	四五冊	一九〇函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	42)
函號	190	357	



山鹿語類卷第四十目錄

聖學

天地

總論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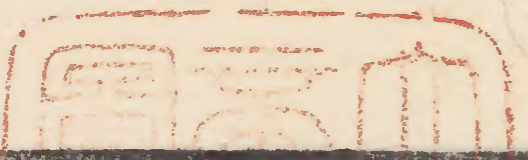
天

地

辨或問天地之說

辨或問地

天文



明治十四年購求

日

月

星辰

河漢

風雲

雨露霜雪霰雹冰

霧霞氣虹霓

雷電

辨或問天文

天度

辨或問天度

曆數

辨或問曆數

地理

土

山

水  
川海泉

岩石泥沙金玉

地動

辨或問地理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山鹿語類卷第四十

聖學八 天地

惣論 天地

師曰天地者陰陽之總管而陰陽者天地所以為天地也既有陰陽則昇降進退而有這箇天地凡有陰陽底皆因天地而歸天地陰陽之名亦以天地立之故天地者萬物之宗源道體之至極也聖人立極設教效法於天地也

師曰天地所以為天地不待造作安排唯不得已自然而已故能長久能不頹頹能無始終其極不可以教論焉不可以事計之這陰陽有自然之形象而為天為地為日月為山川為人物

清龍堂藏書

這裏下安排計較，乃非天地自然底。故曆家及術教之論天地，窺天之形迹，建教般之說，亦有不可盡處。是陰陽不測之神也。師曰：天地人物之生成言其本源，則無次序之可論焉。陰陽二氣，絪縕昇降，而有天地人物之形象也。言其流行，則未嘗無前後。是又自然之道，各不得已而然。聖人設教，示道悉天地人物之定法，又自然也。

師曰：凡天地具本無運轉，是陰陽各定其位，能安寧而上下不違。無古今無消長運轉於天者，日月星宿及河漢皆天之氣也。運轉於地者，水潮之消長草木之榮枯，人物之飛走死生皆地之氣也。故天地之實無動又無靜，而其氣運動周旋，而天地人

物之用遂亨。此自然之形勢也。聖人論天地皆以其用而不窮其無用底，故言天行健，不舍晝夜。

師曰：氣昇而無止是天也，其重濁降而凝聚是地也。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朱子曰：天地初間只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面常周圍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又曰：天地始終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只不知

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愚謂一氣既生則陰陽相具氣昇象降竟有這天地水火者氣之形也氣已形乃水火昇降故火炎上水潤下而天地之全歸唯水火而水之查滓凝成土地本水去者水火之查滓也火之查滓輕揚皆為雲氣今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煙炎重下輕上為雲是也故水之查滓凝硬成此國土海裏處々有國島之點象火之輕查又凝天裏處々有星宿之點象是天地之形躰陰陽水火之極致也朱子所謂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是唯就人物初生論來也天地之形豈然乎

師曰先儒有天地有始終之說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始終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之二物也愚謂天地本無形故無始終陰陽之形者水火也水火有象而無形無形則無始終可言今以有古今為有始終是人以其所見論之也天地自萬古如此又經萬々世不可變是自然之形勢不得已也數學立天地之始終教術不立始終則無可揆計也邵子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論天地始終消息是一元之氣始於甲子漸々推覓也天地本無甲子可建何有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乎天地人物一般出來無其始可求無其終可知既言出來乃似有始有始乃有終天地常無古今古今唯一般人以為有古今也天地有始終則不可言無窮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又

曰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是說允理會天地無先後無始終若立流行循環之序強論說乃又有始終之儀也

師曰易所謂復其言見天地之心又曰大壯其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愚謂天地唯自然之形勢而氣以昇降以降其間更無可設一事聖人仰觀俯察其應用正大而其實生之無息也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天地生之之謂也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又曰天地設位而陽行乎其中矣又曰天地之道負觀者也是天地正大之謂也夫天地正大故能長久而安靜也天地相感水火以交萬物化生故能生之而無息也聖人作易其法象變通著明悉因天地四時日月大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著明莫大乎日月是立極教道莫出乎天地天地無這箇模樣而其流行固旋於萬物有正大生之而無毫末之違是誠之道其用大也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師曰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愚竊按天之象日夜運轉而無一息之停君子觀

諸節

其象以自彊不息也。坤法地勢地能生萬物，載萬像，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君子觀其象以厚德，載物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天。是天地乾坤之用也。凡聖人言天地近，取諸於人物日用之間，故其度教曆術皆充以其人，而聖人自不作是舞，只資天地日月四時詳察日用，是聖人之論易以天地日月四時也。後世術教曆家皆弄天文，占變異，譜星度，立算法，一不有徵於日用，故其術悉陷一技，豈同堯舜正天地七星乎？古人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也。

師曰：陰陽之形氣具至也。天地也，其精為日月，日月運行而天地四時惟行，人物各得其度，日月星辰象著明是天地之大德。天

地之也

天

師曰：天者氣之所鍾也。覆而無外，維晝昇億兆之上，又如此是氣之積也。楊倞唐書註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朱子曰：天只是氣，愚謂世所謂天者指二十八宿而論之，故似有形，躔二十八宿是天氣結聚為星宿也。天是無窮，故無始終，唯氣之輕揚不停底也。日月星宿列環這裏人見其圓覆為天之形質，天何圓覆乎？氣炎上大虛大虛更無形質之可名也。程子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々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



師曰聖人稱天或曰天或曰帝或曰乾程子曰以形骸謂之天  
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  
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又曰凡有箇主宰意思者  
皆言帝有一箇包含偏覆底意思則皆言天愚謂程說詳之凡  
曰天則其所指示太廣曰帝則對國君王者以天為上帝之說  
也且論全骸乃稱天地稱德則只曰天是氣以為主宰實亦氣  
之成也地與天相並配地專以天為用故萬物之極以稱天  
師曰先儒論天之形體曰天躔如彈丸運旋於外而地平著於  
中此其常躔也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  
如倚蓋焉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地上有天  
物觀

清龍堂

張氏曰天圓如蓋地  
地轉高其天云云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  
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  
轉運又曰尚書璇璣疏載玉著  
三國時人仕  
吳為帝時  
渾天說一段極精  
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躔渾々然也愚謂爾雅疏曰天是  
太虛本無形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按古今論天皆以日  
月星宿為極論其形躔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其圖如丸一曰蓋  
天其圖如蓋渾天全象天躔蓋天南方之度反濶所以不類漢  
末楊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桓譚鄭玄蔡邕陸續各陣固  
解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義氏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

清龍堂

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之居如  
倚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天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天傍  
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磨之蟻行磨石之上磨  
左旋而蟻右行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此蓋  
天之說也渾天者先儒皆因之而今之星圖允可以銀木勒石  
者皆蓋天之遺也渾天不可以銀木勒石亦有二分二至為四  
圖而銀木勒石者反不如蓋天之圖歸一然則蓋天渾天之說  
可以並行也惟是蓋天之圖南方之度當狹而反濶其星當密  
而反疎亦勢不得不爾觀者以意會之可也是先儒之所論也  
允詳天之形骸竟不可得是乃自然之形勢也只少以星宿之

運轉等計來有此說因天文書可推之

師曰說卦曰乾為天為圓又曰參天是以天為圓也邵子曰天  
圓程子曰天圓則須轉愚謂天能覆覆乃包含而無外是便圓  
之謂也星宿日月皆附天旋轉旋轉者須圓是以天為圓形也  
允物圓乃能轉而無始終無端末此之謂無窮故其教奇而不  
止其應用自由而無滯是圓而神也天本無形骸以星宿日月  
所繫論來乃可以圓稱之也

師曰上天者氣積而絪縕更無正色無明暗之可論這裏有日  
月可以見於此有正色明暗之說也莊周氏曰天之蒼々其正  
色邪朱子曰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渾地天之正色

也愚謂天無色日月明而知其明暗不可以黑色論之唯氣結聚太虛耳故以無色為正色也

師曰康節論六合之外是因學術以有此說舊家算數皆算得到日月星辰有形象運行處也凡有形解者必有內外故康節論六合之外上天豈有這外乎若有外乃非上天上天無形象唯一氣而已猶人物之外大虛相圍其立度量算氣候皆以運行之迹推考焉也有可推考之迹則必須有內外也

地

師曰地者氣之查滓降而結聚其實解水而其可見土也故字以土也為地是其所以名之曰地蓋自然之理也

師曰地在天中不偏倚傾側古人立其說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也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

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問吾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面是水載又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程子曰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又曰天運不息晝夜輓轉故惟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愚謂地在天中氣以載之是先儒皆因之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是也邵子專謂天地六合外須有軀殼甚厚固此氣故扛得地朱子亦曰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是皆氣以載之謂也猶遊一箇微塵於空中是風旋轉乃塵不落旋轉止乃塵落天

運不息故地不陷下之說也竊按諸說未安夫氣者輕揚質者重停天者積氣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故能清昇地者氣之查滓故重降地之四方上下皆然地下又氣昇質降四方又昇降故地在天之中夾而不傾側也先儒皆地下之氣為載地太不然地下亦如地上氣者昇質者降而水火陰陽之昇降進退自然之道也故地能載不傾側有氣乃有質有質乃有氣天地竟長久亦不得已之至誠無所作為而然也

師曰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又曰義以方外說卦曰參天兩地先儒竟論地之形躰曰方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程子曰地方則

清麓堂藏板  
須安靜。愚謂地亦圓形。而與天既包地相應。火者炎上。水者潤下。潤下之水又圓也。炎上之火又圓也。日月可以見之也。古人以地為方。易謂坤德為方。是方者正而定之謂也。允圓者不止方者定。氣以不息。質以不移。氣者充滿。不虧。質者有定法。不變。是地之德也。方者能平。能直。故稱地曰平。曰直。其形者圓。與天相應也。

師曰：上天本無實形。下地亦無實形。強論說則星辰日月之運轉以屬圓。四時氣候之循環。四方配當之序以屬方。於此方圓相對。氣質相成。上下以定尊卑以位。萬物以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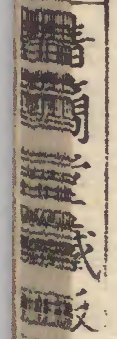
師曰：允萬物之有質形。底皆屬地。有質形乃有氣。是陰陽天地

之自然也。有形者其所守。慎專在直平方。萬物之生成。人民之日用。亦不出這裏。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地之德。方也。坤厚載物。順美天不直。方則何合。无彊乎。直方則其用平也。

師曰：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是夫子論坤道也。地者順天。女順男。臣順君。如是乃三綱立。故地因天氣。萬物資生。以厚德載物也。

辨或問天地之說

或問天地之形。師曰：天地無形。故能長久也。天者氣之積也。地



者水之混也水火有象而無形是所以天地之無形也天上皆天也不可窮盡地下皆水也不可窮盡日月星河漢可見山河人物可知只其氣之相運轉也本皆無形也或曰然乃天地無形耶師曰何無形乎本無形故能生千狀萬態既有日月星宿山河人物可見何曰無形乎允天地是理氣氣質之間耳故有氣質天有質屬地天只氣氣故昇地只質質故降是升降之自然也或曰然乃天地不可謂有形無形乎師曰必形之有無則落在一偏天地只自然之一理也

或問程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生師曰地上皆虛也虛是自然天地無心虛天地之外

別非有這虛天地本天地無自虛中可生也若設自虛中生之說則天地未分以前有這虛底乎亦未得之論也

或問天地之前何底乎師曰邵子曰或曰顛然而高者吾知其為天也墮然而下者吾知其為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

曰夫無者從而存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一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而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教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

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表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

清  
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有三邪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哉愚謂先儒之

清  
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有三邪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哉愚謂先儒之

論如此其旨以太極爲天地以前之理也竊按易論太極是於易中序其次第來也易爲書自見在事物推出之故其序如此然其所謂太極者象數志具之謂而唯專以理乃其說相違夫天地無先後無始終故無可謂天地之以前若有天地已前之說是非知天地者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天地未判及開闢之論皆非乎師曰天地何有開闢之說既無開闢故無未判之論天地本天地萬古以前又天地萬世以後又天地更無消長增減也  
或問邵子已立天地始終之說如何師曰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

清  
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有三邪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哉愚謂先儒之

可知他只是以教推得如此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愚謂邵子天地始終之說皆術教之論。聖人所不言也。就乎師曰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為無據。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

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教千萬年。愚謂三統近於一晝夜論說。則其實可以試也。自夜半一陽是後。而唯有其氣是天以開也。到丑二陽以重而實是生。是地之開也。到寅三陽既成。萬物之用以全。是人之生也。故康節所推專因一晝夜之間。算來推本竟有十二萬九千之積數也。其實豈有這箇教般模樣乎。天地人物之生成。唯一般而不可以次序。是自然之道也。論教術詳次序。具三統是其用法也。故其教術非有所牽合也。是乃自然之道也。

或問子所謂天地之實無始終。然世有上古人有三皇。以有上世之說是非。始終之謂乎。師曰天地無古今。人有古今。故有上



古近代之異也。天地者陰陽之總管也。人者萬物之一也。人物本與天地同生成，而其初無知。聖人傑出，後人不知所以為人。於此法天地立教行道，竟為人皇之初，豈其最初無人物乎？人之聰明漸次長來，故後來有教般之模樣也。

或問先儒皆云天先開地次開。易曰天一地二。今日天地人物無先後何謂乎？師曰：易曰太極生兩儀，是陰陽更無先後，可論也。有氣則有象，有象則有氣。這裏無先後次序之差，故天者氣也。地者象也，何必先後？今如君臣父子，有臣乃有君，有君乃有臣。父子亦然，是無先後始終之謂也。以其日用起所謂之便，亦未嘗無先後始終。是聖人立教行道之意也。故言以天地以

君臣以父子，是辭順也。不可謂地天臣君子父。凡天地人物之初無先後次序，是自然而用又有先後次序，是亦自然也。或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

或問天地會壞否？師曰：天地本無形，無形故竟不會壞。日月星宿山河人物各有象，故因天地之氣有消長盈朒榮枯死生。然天地竟不可壞，日月星宿山河人物亦不可壞。其消長盈朒榮枯死生者，猶呼吸運轉，人以為消長死生之見也。故日月星宿

山河人物有這箇之變易是以有其象形也天地無象形又無  
敗壞之可論或曰朱子曰天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  
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此說如何師曰天  
地竟不可壞人物亦竟不可壞其間聖人之道甚泯沒四夷以  
犯天下以亂書籍壞燒稍久而後世治以考先世無由來人物  
新起是乃如上世於此立開闢之說是俗所謂天地敗壞之理  
也其實更無天地人物始終何云敗壞乎或曰人物必有死生  
榮枯然乃天地亦可有敗壞也師曰人物又與天地長久也自  
萬古至今日人物相生々斯民也上世之後昆也斯物也上世  
之遺種也日月有出沒盈虧人物之死生榮枯無可怪也

或問曆法立教以算來更不違是有始終之證也師曰曆教亦  
聖人教民授時之道也教不立始終則不計會考其可計會之  
法立教除象以究也是皆日月星宿運轉周旋迹其象形可  
以誓故有這法也天地無象形可認得這曆教何知之也  
或問天地人物因子之說則不滅乎師曰起滅者人以為此說  
故以滅乃滅以不滅乃不滅也天地人物更無起滅可名也  
或問天地之心如何師曰或問天地之心亦靈否只是漠然無  
為朱子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  
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又問天地無心仁便是  
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心有思慮有當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

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得思惟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朱子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之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寄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寄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愚謂天地之心於復以見之天地之情於正大可見夫天地既理氣相合陰陽相和氣質以定未嘗無心情凡心性者理氣妙合自然之謂其用運動無息少無停留處始而終而始無先後無始終是天行健地勢抑也其循環底是這天地之心也別無可論說復之為卦陰爻悉盛

陽爻既復陰極乃陽生消長盈虧無瞬息之間斷是天地之心也見來生之無息耳或以生之為心或以仁論心皆作為假合之說也天地者陰陽之總管萬物之宗源也故無為無言其應用只正大也人者一箇生物故能視聽能言動能思慮皆一技一術之小也猶草木魚蟲鳥獸之區有其尤也天地無許多之事無可視聽可言動可思慮之用朱子以牛生牛李樹發李花為天地之有心牛生牛李樹發李花者牛李之心也牛李為牛李是自然之理而二五過不及也天地無心生牛李只生之無息故牛李各遂其生也或曰人有視聽言動思天地無視聽言動思是又人秀於天地乎師曰人者生物也無耳目鼻口則不

遂其生故有視聽言動思亦自然之用也天地至大至公無形  
象可心又無視聽言動思之可用何謂人秀於天地乎凡形氣  
有尤所者皆氣之過也其至大至公底者無形氣之尤所只自  
然之全體也

辨或問天

或問天無形象乎師曰凡昔人以積氣名其象氣少有質乃為  
陰所結為雲霧其氣之粹精輕揚是天也故無形象之可必地  
上皆氣一箇空穴底悉這氣流行故無不有天之處又無天外  
之無論

或問六合之外不可論而邵子論之且曰氣外更須有軀殼甚

厚此說如何師曰或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  
無內外六合之形類有內外日從東畔外西畔沉明日又從東  
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魯家算氣只  
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愚謂  
日月星辰者天中積氣之象也故日月星宿之外猶有這箇天  
若論內外於這裏則有其說論天乃無內外天豈有軀殼甚厚  
乎天是氣之積也氣甚積故無外邵子以為氣以載地竟有此  
說也

或問天有九重之說師曰朱子曰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  
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

無復有涯矣又曰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愚謂九重者日月道五星道廿八宿之道無星天是所謂九重也謂其理九者陽教之極天亦陽之至也天險不可外其重累以九教也

或問天之解必以圓乎師曰天無解故無形之可謂以日月星宿之運轉則須圓而旋也且地載萬物其形圓也其氣昇積為天然乃天亦因地形而圓覆之理也天之體雖不可知因地之形以可推焉也

或問子指天地為無運動易所謂天行徒似有其差師曰易所謂天者各以其應用論之故以星宿運轉之天也愚所謂天者積氣之名也故無運動之說氣只輕揚不止是天之無外也或問以清明為象今子以天為無色何乎師曰天無清明可極又無黑暗可謂日月繁象而後明暗可見日月不繁則明暗之說不可言也其間氣者清質者濁氣者輕質者重清輕故高昇濁重故下降這裏陰陽之精凝結而為日月星宿竟有晝夜明暗有寒暑溫冷以為人物之用也

辨或問地

或問子所謂地在中之說是地下亦如此地上乎師曰豈唯地下哉四方上下皆如這地上故火以炎上水以潤下氣是清

昇實是重降天地竟無傾覆地下亦如此四方皆然，是自然之道也。或曰：此說太違，先儒其所據以何事乎？師曰：詳知天地之象，則此說分明也。允天以南北極為樞軸，如輪之較，如磬之勝，雖欲動而不可得。南北極在兩頭，衆星運轉不息。今見天形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欹傾不正，日月星宿側轉，是豈天之正乎？我所居之地欹傾，而以望之，故有此欹傾之說。竟以天形為如此也。地圓而四方人以處之，或平見南極，或見南極不見北極，或日月行北道，或日月常行中道，或日月橫望，而四時寒暑不齊，晝夜長短大差，皆因所處之地也。唯中華正四時之氣候，日月星宿其所稟以正，故人物恒秀，朝鮮次之，本朝次之，其餘

清儒堂藏

皆四時不宜寒暑尤太，而人物之生成悉不正，是地之圓而四方上下人可以處也。邵子所謂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是實不知天地之謂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中華亦不當天地之中，何又有其秀精乎？師曰：天中者赤道之下也，以南北極則南北極之下乃天之膺軸也。赤道之下日無長短，恆炎熱尤太，故無四時無收藏，其人必柔弱，其情必無實，是不正之地也。南北極之下日月恆照，無晝夜，或以半年為晝夜，尤不正之地也。唯中華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水分以高，火分旱，水火相尅，日

清儒堂藏

月之道歎望而寒暑不甚四時以行萬物生長收藏故天地之  
氣實以和調人物各得秀精也其所據在天地自然之形勢矣  
或問子以地為圓其說如何師曰允有形質者為地人物之形  
卷圓也水落乃為圓形人戴天圓故頂圓也履地圓故足中凹  
也且聖人稱地德以方平竟不稱地方易之兩地者陰之耦數  
也地以方則日月星宿之運動必有差異三才圖會曰地與海  
本是圓形而同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雞子黃在清內有謂地  
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斡也天既包地則彼  
此相應

或問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又曰地直方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

乎此說先儒皆據之今因子之說則不可用乎師曰地之形圓  
而其用方也直也平也凡四時氣候各因地立其名號四時是  
方也度數三百六十四時各九十而為其用萬物之有形不正  
乃不全正則方也是義以方外也我居地上其所立是直其所  
視惟直也所立不直乃所視亦斜且所履不平乃傾直乃平也  
是地之德而人之所用人頂圓足平可以見也

或問張子正蒙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  
遲則反後從而右爾地亦旋轉乎師曰地者形質之重沈也重  
沈乃不旋轉旋轉左右則不能戴萬物張子不詳天地之實故  
其所論尤有差謬也所謂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

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此說證以海水潮汐之  
 候尤不是然先儒既有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之說同孔註斯  
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自北漸而下至是地正當  
里地之上時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  
天之中矣自此地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時  
與天中平自此地漸而下至此所謂地外升降於三萬里  
 朱子曰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  
 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  
 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  
 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  
 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等教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下大  
 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

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躍過東方三萬里  
 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  
 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教皆合恐有此  
 理也愚謂以地之升降則星辰之度數不可知星辰之度數更  
 不虞豈有地之升降乎曰有長短者日道之高低有自然之勢  
 也非因地之升降也是曰說不詳天度日月道故有這差謬朱  
 子以曆算之合為有此理尤不可也等術以其惣計牽合來不  
 足信用也唯直視天地日月星宿考其實理以足證之  
 或問地者實而氣以通之何乎師曰天者火也地者水也水火



本相因故，質不離氣，氣不離質，是消長昇降之理也。

或問：程子曰：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如何？師曰：氣恒昇而質恒降，有質乃有氣，有氣乃有查滓，是氣質自然之道也。地中生萬物者，地之氣生之也。日月往來，星宿旋轉，風雨霜露以施行者，天之氣周旋而其查滓以降也。昇降消長更無間斷，四時寒暑推移而交易變易，來人物之生遂亨，大哉天地之用乎！

天文

日

師曰：日者大陽之精也。天地之間積氣，其陽精為日也。故日出於暘谷，乃人物之氣是輕揚入於咸池，乃人物之氣是重沈萬

物之有氣，悉屬天，而日為其主長也。

師曰：日唯有其象而無質形，可言日之精光明，而其用炎上，燦太虛積氣之間，寒陰以包之故，其光輝甚大，而其形為一圓形也。其用炎上，故地上常不熱，萬物咸亨。

師曰：日之轉，自東至西，自西至東，是從天之氣旋轉也。其旋轉只進行耳，今背北向南，故自東至西，是如進自西至地，如降退是地上一定之以所見也。日恒進行而不止，猶璣迴圓，玉上天象至大，而不可以限旋轉，來又自東至西也。故生之無息，無始無終，只因所見之地有教般之差也。

師曰：日道在天之中央，是曰黃道，南北極，天之樞軸，而其中陰

陽之精主之以運行旋轉是日月道也天之度教甚濶日月唯  
周旋其中間而其光明無不通其陽德無不通

師曰日蝕者日為月掩也日必與月會月與日亢則有日食維  
會不亢則日不食其交加去處曆家推算以定之有定數

師曰日者以大陽之至精光明寔盛而常盈為君父夫兄中國  
之象於人為元氣故能周流旋轉乃其德光明而無不通其周  
流旋轉差乃光明不遍凡日月者以天地為躰以陰陽為極故  
其運行未嘗不如此是乃自然之形勢也人之君父夫兄法此  
象為日用彝倫之道則其間光明而不昧周流而不偏理以詳  
之法以正之知以明之其事物全亨矣

月

師曰月者大陰之精也天地之間積氣其陰精為月也故月升  
於太虛乃人物之氣重沈其精本水也萬物之有質形悉屬地  
而月為其主長也

師曰說文曰月闕也陰不可抗陽臣不可敵君故於文闕者為  
月以其闕之時多也愚謂月又無質形之可言唯陰之精猶水  
之清白這裏能容日光為此一團光明也

師曰月有弦望晦朔之名月雖皎潔虛而無光不能自照必受  
日光而後明生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也教名曰朔蕪  
也說文曰月一曰始蕪故月初一日為朔虞書正義曰朔盡也

萬物<sub>二</sub>於此<sub>一</sub>蕪而復生也。是月明蕪生之日故。一日為朔。至初  
七八日其明正半。如弓之張。謂之上弦。至十五日其明正滿。日  
月正對於東西而相望。謂之望。至二十三。四。僅存半明。明漸疲  
如弓之弛。謂之下弦。至廿九三十日。日月相會。日光都<sub>二</sub>盡<sub>一</sub>。謂之  
晦。晦者不明也。月<sub>二</sub>盡也<sub>一</sub>。是皆因受日光。有此名。凡近日則其光  
微遠日則其光明。朔後日在<sub>二</sub>西<sub>一</sub>。則明生於西。望後日在<sub>二</sub>東<sub>一</sub>。則明  
存於東。

師曰古今人皆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也。月之虧其  
朔日者常盈而無虧之時。日月所行有高低所下之觀。月有差  
故有消長盈虧也。當其望也。人觀其滿月。是日月相對而人在

滿  
管  
堂  
藏  
片

中間也。及其晦也。日在<sub>二</sub>月之上<sub>一</sub>。月明向上。盈自下而觀者。悉不  
見其明。故為全虧也。及其朔弦也。日在<sub>二</sub>月之側<sub>一</sub>。其明向傍。盈故  
未見。曰朔半虧。曰弦也。是日月無<sub>二</sub>端末<sub>一</sub>。無<sub>二</sub>盈虧<sub>一</sub>。唯自然之運行  
周旋而已。其消長盈虧。人以論之也。先儒論月。既有此說。朱子  
吳微  
此各  
說  
師曰月之旋轉皆附日。是水<sub>二</sub>火不相射也<sub>一</sub>。凡月近日乃遠。遠日  
乃近。是水<sub>二</sub>附火氣而昇去<sub>一</sub>。然其實陰。故會則退去。陰陽升降自  
然之道。尤不假造作。  
師曰月道與日道不異。只月道至近地。故其道如<sub>二</sub>濶然黃道裏<sub>一</sub>  
也。

滿  
管  
堂  
藏  
片

師曰月有食者邵子曰日月相食教之文也日望月則月食朱子曰曆家謂之暗虛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食愚謂日蝕者日月相會也月蝕者先儒皆曰日者火也其精內暗外明故相對則月為暗虛所射也其道經緯相同乃食經緯不同乃相會相望亦不食此說未然只日月相望地間其中則月食也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定

師曰月秉日照以為光其盈極則必缺為臣子后妾夷狄之應故近日則暗遠日則明與日同道乃或日蝕月蝕是臣子后妾日用平正之道也臣子不可離君父或近或遠猶月乘日而遠

近臣子近君父則敬怠且狎故其知暗君父上尊臣子下卑禮節恭敬以正則上下明猶日照晝月照夜臣子專威乃僭踰而君父無是猶月掩日上下相隔而雖相望臣子直對君父乃必尅其身是猶日射月君子故於日月之食改過懼變是以天文切效於我也

星辰

師曰星者天之積氣結聚為這形象恆光明而不息其字以日生是陽之餘精於五行屬木也其大小疎密或遠近或大小各不一其名曰星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愚謂無星謂辰天唯積氣其中間星宿相結聚而為團自然之形勢也猶地是一團潮水

而其裏面有州國山野按出瀚水之中也

師曰天無形以星宿論其形躰日月五星亦天之積氣二五之精而運轉不定只恆星定其座不違故論上天指南北極止八星以論說來也凡星宿之列位拱向甚嚴而不紊猶朝廷官位相立君臣等差不違天人合一之理尤不可疑

師曰南北之二極者教星之樞紐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

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見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極之說矣

又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曆之心也

史記天官書中言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註曰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愚謂萬物之生成皆有

樞要之相總一箇微器亦然。是陰陽相散而相聚之地也人之頂有百會腹有臍穴凡辨之橫項車輪之中軸皆是也積氣之精聚南北之兩端之謂南極北極此兩極是中軸凡辨百會臍穴也以衡管窺之北極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其旋轉雖太密其度數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也列宿各居其座旋轉而不止南北極居其所衆星拱之也  
師曰北極七十二度之間曰紫微宮三垣之中垣紫微垣是也  
有上垣曰大微垣有下垣曰天市垣先儒所謂中垣者天子之  
大內也上垣者治朝也下垣者市也兼國中矣凡建國中爲王  
宮前朝而後帝蓋本諸三垣也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象紫  
微總居大內也愚謂紫微垣七十二度之間是天之小成也星  
辰之度數悉出這裏故北極五星定位於中央大帝后宮太子  
庶子天樞也四輔以佐之上牽少尉兩相對北斗之七宿居其  
末是七政之樞陰陽之本元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  
四時而拘五行也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

木七主金第七曰樞先去極三十六度也紫微垣中宮之間常  
見不隱止八宿列星出沒無定亦以中宮考之乃其所隱亦可  
見也

師曰考星宿度數以止八宿是因止四節正昏曉中星道止八  
宿相當而更無亂道差違人可以易見之也其星宿環遶天躰  
自角至箕爲東方蒼星七宿自斗至壁南方朱雀七宿自奎至  
參西方白虎七宿自井至軫北方玄武七宿東方龍形西方虎  
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鳥形北方龜形皆西首而東尾觀止八  
宿每自日入後初昏至將旦天未明之前轉去轉來約有二十  
餘星常可見也八宿在大陽前後者不可見如日入初昏在日

以前者皆不可見將旦在日後者亦不可見凡二十八宿皆  
是光明的其餘從星有黃的有黑的不同

師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其行度有舒有速漢天文志歲星曰  
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  
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  
金木水火土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愚謂五  
星曰五緯與日月同行緯道也凡八宿者恆星之五行相顯也  
五星者因時令吉凶見其形象是時變五行之積氣其精相見  
也金水附日而行謂之輔星一歲一周夫火星二歲一周木星  
歲易一次十二歲一周土曰填星二十八歲一周天其盈縮

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畧也五星  
常在天上或近日盡見故常如不見是行日月之道也

師曰止八宿列星之度曰經故凡八宿曰經星日月五星之度  
曰緯故日月五星曰緯星是天有經緯以陰陽相合又自然之  
道也

師曰朱子曰辰天壞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  
度即所宿處為辰鮑氏曰辰者天之躰故曰天壞亦猶土者地  
之躰也愚謂無星之度是曰辰是乃天也唯曰天則廣而無定  
故曰星辰以舉天之惣躰也

師曰經星有微有著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列居錯峙悉應地

之州國人物庶物靈蠢皆得係命治國平天下之用齊家修身之道其事理粲然明於天上乃應於下下乃法於上是天地陰陽自然之道聖人仰觀天俯觀地遂取人物之象所垂法於萬世也

### 河漢

師曰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揚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愚謂河漢者金氣相聚日月者火水也星辰者土木河漢帶橫南北極之傍唯其白氣

相見而其形無可定是金氣沈而伏也金生水故曰水精亦可也古人曰天河與黃河相通豈其然乎黃河者中華之河也天河者在天而地皆是之何必限中華乎若以分野之說則又有這說乎

### 風雲

師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邵子曰電生於火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張子曰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愚謂天地各有這氣流行循



環而不舍此氣爲陰所迫以生風故風者陽也能燥萬物風者氣也能潤萬物天地之氣猶人之呼吸有氣息少無間斷若歛口閉唇吹氣乃爲風天地之氣流行而不息或因地形或因氣候所逼迫吹爲風也凡氣必爲寒陰所閉生其形以物翳之風乃生之類也其有南北東西底因時候及地形也

師曰陸佃云雲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張氏衍義曰木之氣蒸則爲雲愚謂地氣人物氣恒輕揚爲寒陰所閉乃爲雲也雲輕其色不定近則含而朦朧故其色黑其氣爲雨乃雲自消其間又輕揚之氣高昇爲雲其色白或帶日色映天色以有五色之變千態萬狀又因陰寒相化陰消則雲

不聚結陰長則雲聚結而有奇形先儒曰山，解陽也通於天氣出雲鳥潤以成雨，乃陽中之陰也海，解陰也通於地氣出雲，紅赤以成風乃陰中之陽也是故近山則有黑雲臨海則常有赤氣

雨露霜雪霰雹水

師曰字書曰水蒸爲雲降爲雨說文水從雲下也邵子曰雨生於水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朱子曰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

則為霧愚謂雨者地氣昇之間水自相隨為寒陰所閉水聚而為雨也氣者陽水者陰也陰陽相從更不支離水火不相射故氣昇乃水共上也不為寒陰所閉乃散去所閉則氣成雲降雨而大降乃氣散雲消雨降之後雲必開是雲成雨去故雨大降雲自消也飯甕有蓋陰是閉也汗下淋漓飯甕不蓋陰不閉也其氣散而不收是也冬者陰閉地故氣不蒸鬱雨少夏者陰消陽長故氣散不聚雨又少春秋者氣蒸鬱而寒陰閉中故雨多師曰字書曰夜氣為露邵子曰露生於土朱子曰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

曰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雲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雲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愚謂地氣高昇則為雲降雨地氣不高昇乃為霧降露也草木含露者氣以來水露也凡露者夏秋以多是陰未閉氣故不為雨而成露也師曰霜者字書曰凝露也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愚謂先儒皆曰露結為霜是露為寒所結為霜也太未然地氣昇上為寒陰所壓乃其形結降為霜也霜不冰地上霧降之間所結也故霜又降也

師曰雪大戴禮曰天地積陰温則為雨寒則為雪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之然也朱子曰雪只是雨結成愚謂雪本雨也緣寒甚於空風結而為雪故雪為陰之盛雪本雨故又能潤物不殺物且陰太盛其間含陽之謂也

師曰霰大戴禮曰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蓋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霰陽氣搏而負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愚謂霰者雪粒也高雲降雨為寒所結成雪其間陽氣相搏消散結粒而下也

師曰霰者雨雪雜下也不盛陰陽相搏之時有雨雪以下也師曰雹者雨冰也左傳曰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陸佃

云陽散陰為霰陰包陽為雹形似半珠其粒皆三出雪六出成華雹三出成實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沍氣也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在壁曰守宮亦曰蝎虎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蝎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愚謂雹者龍能揚水其間

多有山谷積雪堅冰以共雨雜下也故雹之下多在山澗之近或降魚或降冰積雪堅冰降下之間陽氣相搏其形如團丸也皆龍以揚水其水為雨揚雪冰乃為雹也

師曰冰者水氣為寒陰所閉結而為冰也陰能閉物水雖無形所閉則凝聚為形也積水流水管冰只井中氣太厚故不閉是

地氣出一穴也凡物有水溫乃冰是水有氣也

霧霞氣虹霓

師曰霧字書曰陰陽亂為霧共氣蒙冒覆地之物又曰地氣上天氣不應成霧由不朱子曰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霧觀物張子曰土之氣升則為霧愚謂地氣升為寒陰所壓蒙冒不得上曰霧多屬夏秋是陰寒在中之時也冬者陰寒閉地上故氣不得升唯夕陽日入之後少陽搏故地氣亮地上三四尺漸次壓伏而不能出地上其出地上之氣忽所閉塞為冰俗曰恰如冰柱春又有餘寒暮春之氣猶未秋凡地氣恒升只因陰陽之消長為教般模樣皆是氣也

師曰霞字書曰日旁形雲又曰天之客氣所結暫爾而生暫爾而滅愚謂地氣為寒陰所壓既得春氣稍昇且又大陽出東地氣得升成霞變也寒陰未盛朝暮必地氣昇為霞及夜陰閉上故降下是霧也

師曰氣者若雲非雲似霧非霧鬚鬚若可見凡霧及霞皆氣也其間亦有然或直上或橫且是寒陰相迫山谷家屋之間突上而有其象也

師曰虹霓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張子曰帶煉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是陽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朱子曰蝦蟆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

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不見，報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曰霓。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愚謂虹霓者，日映雲之氣也。日月傍氣相映曰暈，虹霓亦暈也。暈必見薄雲，日或東或西，其暈橫帶是虹霓也。其雙出者，初虹之影也。故其見尤薄也。日在天上乃暈出上，日在東西乃暈橫見。若在其遠以望之，猶日傍暈薄雲地氣以相映也。故甚寒間無虹霓。古人曰：旦見於西則為雨，暮見於東則雨止，皆受日之陽氣而成。

見也

雷電

師曰：易豫卦象曰：雲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初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孔氏月令注曰：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為始電。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邵氏曰：雷生於石，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震何為，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開闔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和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

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矣凡火陽也光木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  
也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逆散者也

或問程子曰雷電只是氣相摩軋不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為有神  
物朱子曰氣聚則須有然總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  
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為成之者性愚謂雷者陽氣  
積於內陰以包於外故有迅雷相奮之說也其間有神物相應  
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更不可測龍象雲行雨之類尤不可疑  
故其神也雖未嘗見能窺陰陽相擊之節神以應之有這箇雷  
震也大槩有陰陽相摩軋乃生火其積氣甚乃生聲釜中熱湯

其是有教般聲燒物於火邊有積氣不散處有爆烈之聲以飛  
逆中此乃損是欲出之氣為陰所迫也雷必在春夏陽氣散地  
上陰寒猶結中天地氣以昇積氣未散竟相擊也

師曰電者陰陽相擊之光也月令二月始電疏云電陽光陽微  
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公羊傳電雷光  
也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電相因何也程子曰動極則陽形  
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  
取之故也邵子曰電生於火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愚謂電者雷之光也其映雲際有金蛇飛騰之狀也有電而不  
雷是電處有雷不聞也陰陽相中乃有光先儒以雷電為兩物

允非也

辨或問天文

或問日之形象不定乎師曰日者陽之精也凡物之精結聚便  
為一團形太陽之精相凝故為團形也或曰俗曰火之形三角  
日之形亦三角能旋轉來為此團形又曰火日本一也火唯炎  
上其形尖也遠望之乃陰以包之故為團形含燭火於口裏其  
光結團亦是也此說如何師曰世俗所謂皆以火直比火者日  
之用也日者火之精也故火所應甚烈日所照尤溫潤也火必  
殺物日必生物是解用本末之謂也愚案太陽之精相凝為日  
其形解雖不可詳知其所見圓也大陽以形則屬圓日之圓形

更不可以異論也

或問日月之運轉何故乎師曰屈子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朱子答之曰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  
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  
起而又各有次序耳愚謂氣者能運轉不息太陽者陽氣之極  
故運動太速也其懸也在天皮膚之裏面天本無形雖無皮膚  
可論星宿相列是天之皮也其裏面太虛積氣是天之膚也日  
月運這裏猶入氣血循環皮膚之間  
或問火與日相通各有炎上之德然地上甚熱何乎師曰日又  
炎上然上天太寒陰以包之其氣不多發地上受太陽相對故

熱太也。凡朝夕之不熱寒暑之節皆有此理也。

或問日月有十二會而日食不恒何。子師曰：屈子天問：天何所  
沓十二焉。朱子答之曰：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  
曰：日月所會，是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  
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  
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  
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躡火  
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愚謂一年三百六  
十日，其間日月相會九十有二，以相會為晦朔，故有十二晦朔。  
春秋疏曰：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

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維  
行度有大小，不能不小，有盈朔，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  
交而食者。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  
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能曉。向義指  
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  
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  
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  
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  
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  
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



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人相去差遠則雖翳在內燭在外而翳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翳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也今案日食者日月相會月行日下乃日光相食也非日光是暗自下所視為月所掩也故其食處所見是月魄也其相會有食與不食乃日月交道之差也先儒云合朔之時縱雖同道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日月交道縱橫同道乃有食然自下望日月左斜也然乃從橫雖不同道自地上所見日月相重則日有食也月與日相去及三十六度則月有光入三十六度之裏面則月無光故晦朔

之間月無光其交食相近也然不相合重乃不食也春秋疏曰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是又其大略也若因此說乃一歲兩交當兩食豈其然乎

或問日月何故十二會乎師曰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月後日一日十二度有奇三十日而三百六十度有奇其日月相會為晦朔是其大略也其詳便在閏月之法

或問日月之道上下遠近可以考乎師曰日者火精故太高月者水精故重降是陰陽自然之勢也日食月相掩之是月下而日上也日高而炎上水附之昇降日月相近相遠更不支離也或問日食於地下亦有之乎師曰日月之交所不定地下地上

陰曆陽曆不一定其會合必在晦朔之間。凡日與月其差一日十二度有奇一時。有一度有奇之差以之算來乃其法可以考也。

或問日色朝夕赤紅或無光如何師曰日色恒光輝其所見地氣深重故不見光輝也日色之變皆因地氣故日至中天則不變朝夕或春秋因霞霧地氣有日色之變也。

或問朝夕日出沒之時其形大也月亦然何乎師曰是亦因地氣蔽塞以有此者也豈只日月哉星宿亦然也。

或問日有暈何乎師曰日影映雲氣也其大小者因雲之高低厚薄低而厚則暈大也故暈大乃雨或曰無雲而月傍有暈暈

何乎師曰陰包之也月之四方陰以包之故有重暈也今置燭火於座自旁望之必有暈亦是也。

或問月之實形如何師曰月者水之精也水外暗而內明故能移光天地之間陰陽水火之精是日月也日者氣之精月者水

之精猶人有氣血或曰月亦其形圓何乎師曰水斡本圓也故其精結滯而為圓形也凡方物之精其凝滯為象皆一圓形也

非圓形則不須運轉周旋也。

或問月以無光為斡何乎師曰月之有光輝假日光也故以無光為實斡然月本因日而昇降周旋恒有全明自人所立處視之有盈虧也。

清鑑堂藏

清鑑堂藏

或問顧免在腹之說如何師曰屈子天問有此問朱子答之曰  
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  
照而地居其中四方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  
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愚謂桂樹蛙兔之傳墨客騷人比興來也月中微黑者地之影  
也是先儒之說也今案地者其本水而列國出其裏面也月又  
水之精故悉移此地也月惣解水而其裏面有查滓相結聚以  
為月中之黑處也是月與地以相偶為陰也  
或問月蝕之說其詳可得聞師曰月蝕者日之精交於月之魂  
則月光為之食是闇虛之說也故先儒曰對望之時從維對度

潘

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教由同道  
對道所交之多寡愚謂信此說則月蝕只在春秋分間是從橫  
道度自此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之節也月蝕必不限春秋分  
且望則日月恒相對望無分毫相差若相差乃月有虧處然便  
月恒為暗虛所射每月望日可有日食是暗虛及橫從同道度  
之說不可信今案日月中地以間之乃有食日地月三者相對  
竟地掩日光月有虧處為食也地尤少故日月相望之時多出  
地外而無食日月從度相同是望也橫道雖赤道之內外相去  
遠去赤道其度數同則日月與地相對故有日食也假令如月  
道在赤道外十度日道在赤道內十度此日望乃月有食大槩

潘

春秋分之望冬至之望

冬至在望之前後乃日月之道必相對夏至亦如此

多有蝕也

潘簡堂

或問日月大小遠近之差可以開也師曰日大而月小日遠而月近其大小遠近不可測或以日晷計之或以交蝕之間計之謂其大小遠近之分少似有所據然實不可測之理也大略日大一度有奇是一日退一度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歸其初也月大少減日或曰半度未可知其實是月近地而其所見同太陽也

或問古人以星為陰與月為稟太陽之光此說不可用乎師曰星於五行屬木其光輝恆存只為日光所奪其光晝不見然其光輝甚者晝亦可見若星因日光乃可有盈虧且日蝕在陰曆乃星光可皆既也星之不受日光可知凡月移日光故月光只

明也星自有光故其光輝可輝也日者太陽之精星者少陽之精也

或問星隕為石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石者師曰火之炎上必有查滓其墜者查滓也星豈可隕乎查滓相凝而隕其形如石也凡星宿太高列一箇微星亦其大不可謂若星隕來乃可動地損人且星宿尤無形氣以運轉而有此象豈可隕乎日月星宿繫天欲隕不可得之道自然之理以如此也

或問天無形以星宿論其形然乃星宿是天之形也師曰天地本無形以日月星宿論之則天之道盡之以山川海陸論之

潘簡堂

則地之道盡之人物亦如此故天無形以星宿為象星宿現  
所位更無變日月者每日運轉而無定位故指星宿論之也  
或問星宿陳列充滿於天無空虧之處其微小不能人見之是  
天之皮殼也此說如何師曰天覆無外如來問則有六合之外  
也豈夫然乎天者積氣也日月星宿者積氣之精也以運轉周  
旋而繫其中間也以此為天之皮殼之說少有所得天無外而  
其曆數算術以星宿為期然乃星宿是外面之極也故以為皮  
殼亦不差也以星宿所有為縝密皮殼乃有六合之外也  
或問天太虛之積氣也到億兆之上亦大虛乃氣積那處乎以  
星宿所見謂縝密皮殼亦因積氣之說也師曰是先儒所謂外

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愚謂有軀殼則非大虛大虛  
無皮殼故能氣之積也或曰星宿之上亦有太虛乃有雲烟之  
氣以有蔽障之事今不然是何乎師曰雲烟之氣者因地理以  
有其見所其間為雨霜霜雪為風乃其氣漸々輕清無所可見  
氣含水乃其象不高昇水盡則氣高昇也日月星宿之上下左  
右氣以包之其象不可見是太陽以射之氣太輕清也雲烟者  
隨地有其象豈可得高昇乎  
或問南北極不動乎師曰朱子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  
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橋子極星便是近  
橋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橋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

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  
北辰邊頭而極星依曰動又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  
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  
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愚謂南北極亦旋轉只其度甚狹少  
故人不得窺之以銅儀管測之其不動處猶在極星之末一度  
餘是北辰之居其處也乃天之樞軸也北極其度雖是狹少亦  
宜應天之度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只少動乃中天之度数大運上下  
君臣之間日用動靜皆如此也

或問南北極者車輪之中軸凡辨之攢頂天何如此有結攢之  
處乎師曰天之積氣其木精為星其結聚處乃兩極也凡萬物  
皆陰陽之所因故其形必有合縫之處其上下必有攢約之地  
天者萬物之宗也故其象有這箇兩極以為車輪之中軸凡辨  
之攢頂也尤自然之形勢也

或問列星甚多何只以二十八星論天乎師曰天斡圓以兩極  
為樞紐兩極之間有赤道是天之中央也其內外謂黃道日月  
五星之道此黃道天之中道也二十八宿之列悉在黃道之裏  
面鬼去極六十七度尾去極百二十度是二十八宿內去極之  
至遠至近也黃道四十八度然乃少有其差黃道允通計六十度乃各有其裏  
面也且二十八宿定位不移人易知之以二十四節考昏曉之中  
星尤可同見故以二十八宿論天也

或問二十八宿之名有其理乎師曰其初或以形名之或以其  
出現因民業可作名之或以星宿列環之可比國政名之也  
或問五星之說古不有聞何乎師曰皇極經世曰五星之說自  
耳公石公始也鮑氏發微曰五星之說古不有聞虞書但曰撫  
二五辰而已至耳石則尺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耳德亦同時  
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耳者黑出於巫  
咸者黃紫愚謂上古無委五星之說只以日月星辰河漢別五  
行後來星家具考天文列宿竟有五星之說也

或問星宿分野之說如何師曰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  
九列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攸祥劉氏曰星土辨九列

角亢氐兖州也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也斗牛揚州也女虛危  
青州也室壁并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昂畢冀州也觜參益州也  
井鬼雍州也抑星張三河也翼軫荊州也又晉天文志十二次  
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容齋洪氏隨筆曰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鞏固有論之者  
矣其甚不可曉者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魏管於辰在亥  
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高丘後移楚丘河內  
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其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  
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自繫涼州耳謬如此而出於李  
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愚謂列郡躔次古來既有

此說九天之覆地何限中華乎然先賢詳考星宿定位方隅以論說來也本非實說故分野之說甚有謬戾也周禮所載是因世俗之說以分其次舍戒吉凶也故本朝亦詳列宿推躔次乃分野之說尤可行之也

或問衆星拱之凡列星唯循環旋轉耳不可拱乎師曰聖人以其所見在此喻來也北辰居其所衆星斜回皆如向拱也

或問星有雜變何乎師曰凡天人之際速相通尤可畏也有北於此有感於彼其出沒顯晦飛流升降疾遲贏縮進退會散動

移轉徙非適無異於人五星之變有合同舍曰合有散變為散星有犯犯色有孛居其宿也有凌相冒而過有歷經之也有闕相擊也有贏早出也有縮晚出也

也也有食月星相凌中興天文志凡欽星五行之乖戾氣也五行掩合

凌犯怒逆錯亂流散變之所生也案左氏昭公十七年有星孛

于大辰魯申頌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公羊曰孛何彗星也文

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郭璞兩雅款曰彗欽

星也又謂之孛先儒曰孛其光如掃帚是皆欽變也又有客星

其說出天文書是天地之欽氣而其間有祥災也

或問流星何乎師曰星之火氣相散而流行也火之餘炎因迸

出而流行底可以考也中興天文志流星有八飛星有五自上

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有祥有欽東西橫行亦曰流奔赤流也具可索星

學者流也星宿之變悉因五行之氣其實在天人合一之理也



或問大風有暴起何乎師曰陽氣盛之間陰以閉之竟有大風之暴起也今銖九器盛水穿小口置之於火邊其氣逆突亦是也或曰二月八月之間必有大風夏冬少大風何乎師曰春秋者陰陽之中分也春陽既滿地上餘寒閉中天地氣昇甚盛故有大風秋陰既滿地上餘熱猶甚上天陰寒以寒下地陰以閉之故有大風夏盛暑陰氣薄冬極寒陽氣伏各無大風可起故暴風少起亦無久盛也

或問風有高下乎師曰夏天風高冬天風低是因寒陰之所迫也或曰因其固有定風何乎師曰從山海之向背以有其差也或曰風起之方可先知乎師曰雲起之方必有風也

或問雲有高低何乎師曰水氣盛乃重沈故低水氣少乃其氣高清猶有水氣乃有雲象或曰雲聚散如有所會如何師曰雲無所會聚只從風徜徉也或曰倏然而起蔽太虛無一箇暗是會一處今起來乎師曰雲日之起日之消倏聚山海地氣一時結聚也倏散或因風消散或為雨降消也或曰因風散去乃又會一所乎師曰風者陽氣也雲者陰氣也所射陽消盡而其殘猶為白雲也熱湯大開蓋則氣以潤物少穿口則甚為突風亦是也

或問夏雲有奇峯何乎師曰夏者陽之盛極也高天只有陰寒故雲在高天為變態且因地氣大熱山谷之地有時雨其雲自

遠望之為奇峯也

或問日出沒之時雲色必赤是日出沒水間故水火相鬪雲色為赤紅之色乎師曰大陽出沒之時地氣裏多而其色相映也雲色映地氣之赤故有紅赤之教般也日月何出入水裏乎或問飯既以有蓋汗下淋漓不蓋則散天無蓋可謂何故有這雨雲之降乎師曰陰寒太閉氣不得昇是陽揚而陰為蓋以為掩壓也飯既之蓋者以蓋為陰也凡嚴冬水凍為冰冰是蓋也陰之閉陽皆如此尤密也豈作為之蓋可及之乎或曰飯既之汗下自蓋有點滴天之雨下自雲中何乎師曰陰以為蓋故自陰下降也雨氣不得昇故結聚而為汗下也

或問密雲不雨何乎師曰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豕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朱

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  
雨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往陽氣便散做雨不成  
所以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  
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雨愚謂雖密雲寒陰之  
氣未密有發泄處則不雨故密雲未雨也凡密雲風起乃不  
雨有風乃氣有發泄處也或曰有疾風迅雨何乎師曰密雲既  
雨之後有風乃難暴風雨不止是雨氣甚重風不得吹開也凡  
雨中自有風風不損物亦是也

或曰東風雲西必雨西風雲東必晴何乎師曰因風有晴雨冷  
暖多從土地之山海形勢也四方各有主位東南者陽西北者

陰四時又有其風風者陽之發而本氣之吹也氣是含雨水今  
因自東來其風陰少以閉故雨水早下也南次之西北之風陰  
太閉之其勢尤迅故雲不得止凡東風無疾退之大亦是也唯  
風勢疾乃無雲無雨風勢緩舒乃雲蓋雨下也

或問龍行雨之說師曰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  
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騰而成非必龍之為也愚謂龍神  
物也其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七陽數鱗出之長其質盛陽也故  
呵氣成雲忽下雨陸佃得雅云龍火得濕則煇得水則燂以人  
火逐之即息是龍為陽物之神矣故噓氣成雲有雲必有雨也  
各夫物自然之道有箇神靈物有這起雲行雨之能也雲雨必

志非龍之起行也春夏之間龍乘陽氣以有暴雨之行也先儒曰龍本陰物在陽明之地為陽所蒸則陰濕之氣出於其身即成雲矣則雨因以降又何怪乎出皇極經世外篇神註之中今案龍本陽物故其氣起雲行雨也雲雨不因陽之唱不得起也

或問高山無霜露師曰朱子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或問欲雨乃露不昇師曰欲雨則陽以唱故氣散而不結也晝無露亦陽以燥散之也

或問先儒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師曰霜先墮雪後降故霜

先殺草木也且雪極陰蓋物其下自含陽氣故不殺物也

或問龍能揚地水師曰龍者極陽之鱗蟲也水必為火所揚龍

非揚池水池水因陽火能昇也水火不相射可以知之也

或問朱子以蝦蟇為神物為吸水有形質何乎師曰此說未審

其吸水吸酒之說者別有乘缸之神物也缸者氣也彼何然乎

或問子以雷擊為有神物何乎師曰雷震者陰陽之氣相擊之

甚也相擊則為物故有霹靂電光其激也有壞居折木害人物

其處必有其迹是有神物以乘其氣也夫龍以履其地龍無尺

木不能升天故其升處有爪痕或有鬚鬣之少殘唯非龍相乘

又有這極陽之神物是陽精以乘也

或問有人死於雷寤者又自然之遇乎師曰或問人有死於雷  
寤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歎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程  
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  
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致堂胡氏曰雷之  
破山壞廟折樹殺入者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  
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愚謂天人合一而  
天之厲氣必中人故人之極惡天之厲氣以相通而有殺人震  
廟也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聖人畏天為戒慎恐懼是以天  
人同一之理也今有疾病之徒必知時候風雨可以知也又有  
極惡人以不然是幸免也故雷震亦通其同氣來不可疑也或

曰人多惡罪底故偶然而觸雷震死皆惡人也天不在罪之此  
說不可信用

### 天度

師曰天本無形故無度數之可謂作曆者考二十八宿日月所  
躔以強名曰度曰道初有日月星辰之可考可知聖人之於天  
道其用尤大哉

師曰先儒曰自北直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  
謂之道凡星辰所運謂之度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  
度猶列國所占之里也日月五星所運謂之道猶地之有大路  
也日月五星所轉猶列國有其本道也

師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可以論之九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與初所合之星宿其度故計周天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定數論天度也

師曰先儒皆云天行甚捷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愚按因先儒之說乃天行一日一夜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也天豈別過周天之度數乎唯天一日一夜一周天耳日月五星皆相後故以天行捷極之也

師曰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周率則天之徑百二十度是圓三徑之一大畧也其中央地以位之地上六十度地下

六十度四方又然九圓徑百二十度直截之以十則一截十二度也其一截北極之空圓周七十二度自北極上下三十六度也自此二截直徑二十四度其次二截到中央赤道是黃道也其自南極至赤道亦如此橫截之以十亦然於此四方之位五行之主以繁然也

師曰四方之主位南北極各七十二度東西亦七十二度其四隅合七十七度四分度之一一隅十九度有奇是天之度數自然之形勢而與四時土旺相表裏

師曰北極之主位三十六度是六々之數而天之周迴三百六十之數既盡南北極之主位是周天之小成也二十八宿之度

教其廣大亦不出此一圓徑。是天道自然之理。尋倫日用之間。少無差違也。故天地之間自有六層。易六畫而成卦也。師曰天有黃赤二道。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愚謂沈存中曰。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說色。以謂日月之行。耳。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曰光道。凡日月五星所行。是中道。天之中央。故為黃道也。自赤道南北各二十四度。總計四十八度。是黃道也。日月五星出沒道。

裏面

師曰日之行道一晝一夜一周天。不及二十八宿。一度是日行後天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也。先儒曰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手。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酉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後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

師曰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先儒云光道北至東井南至  
牽牛東至角西至春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  
表而晷景長七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  
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寸四分春秋分日至牽角去極中而  
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宋尺五寸八分加  
丈三寸一分四分  
則丈四尺七寸二分半  
之而七尺三寸六分 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今案不詳  
晷景之法則日之正時不可知

師曰日行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行地上百  
四十六度少強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日之後天一度到  
百八十二日半強在井二十五度是夏至之日行也地上地下

之行及冬至其中春分在角五度少弱秋分在奎十四度少強

各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地上  
地下日行百八十二度半強 是天垣一周復初日後一度而出

故天行似過一度也凡日行四十八度之間無盈眡只一周迴

而以二十八宿考之乃有一日一度之差也四十八度一周百

八十二日有奇兩週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師曰月行黃道如日其後天十三度十九度之七凡二十九日

四百九十九分共日會一度者九  
百四十分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兩周黃

道四十八度竟與日會也

師曰天行唯一周天而還初後日行斜周天故其運轉愈後月

一晝夜斜周天日行十二日有奇之道故後日十二度有奇也



月與日會故以日謂其後也

師曰先儒曰月有九道九道者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中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日月一歲九十二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愚謂九道之說欲言日月交會以有此說也然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不然不足信用也

師曰日月之行有高下是清濁輕重陰陽自然之勢也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若無盈虧何以成歲愚謂日月之高下以日蝕可知之有高下故有盈虧也因程子之說則以盈虧為作為也天何有箇成歲之意哉

師曰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尋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捷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捷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

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其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愚謂天行日刻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出橫渠之說，左旋右旋之論，先儒詳之，今案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日次之月次之也。各順天而左旋，以其右退論之，乃月至多日次之天次之也。是陰陽自然之道也。右行之說亦不可廢。古來不及天一度之言，尤然也。

師曰：度教有狹闊，其旋轉有緩急。然其周天皆同。凡紫微垣與赤道其度太有狹闊，紫微垣之旋緩，而赤道之旋太急。日月星宿之旋轉亦有急緩。朱子曰：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是也。

師曰：蔡氏書傳曰：衆星為經，五星為緯，是於星宿而論經緯也。凡南北極之度為經，是有定位也。日月五星之運行無定位，故為緯。二十八宿自東旋西，日月五星自南旋北，二十八宿左進，日月五星右退，是陰陽升降進退自然之道也。

辨或問天度

或問：先儒皆云天一晝夜一周天，過一度，今因子之說，乃天唯一周天，是證何書？師曰：漢唐宋元儒皆以天行健，曰一周天。

過一度未審天文也天一周而星既歸初位日未出星漸過一度後日初出是日後天一度也不在天行一度之新也曆書無聖人之言故今雖無可據然天何過一度乎只日月各不及天行也或曰然乃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不及天行一度則日行三百六十四度四分度之一乎師曰日後天斜行其黃道也斜行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有一度之不及也

或問先儒問朱子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失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之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

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朱子此說非乎師曰天常歸定位然晝夜以日定之故四時中星不同日之一般也朱子辨或問尤未明不足信用也凡二十八宿天之象有定位日月五星運動旋轉而更無定位是又日月星辰自然之形勢也

或問日月五星運動旋轉而少不止無定位則冬至夏至春秋分亦無定法乎朱子曰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四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日子日之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師曰冬至夏至日行黃道南北端今日冬至行南端既差其道春秋分亦然更不行一道朱子因天度過之說

故其言如此

或問度師曰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法也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  
郭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  
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  
衆說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鄭玄曰凡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景尺有五寸者南戴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八萬里  
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以周率乘之徑  
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  
二分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尺四分

或問四分度之一師曰定宇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  
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且其二百  
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之一分也是四分度之一也今案五度四  
分度之一者三百六十之剩分也然乃日亦一度有奇後天相  
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或問豎截橫截之說如何師曰本無此說愚假設此說以示童  
蒙凡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北極之下端至南極上端相邪黃  
赤道斜帶天中故自地上直看黃赤道乃其度殆幾六十度以  
圓率北南極各去黃道六十度黃道六十度實四十八度合半圓百  
八十度周天三百六十自然之數也

或問先儒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西南北相距皆然天形如彈丸半露地上半隱地下其見地上百八十二度半強今仰觀天象二十八宿見在地上者或十五十七宿入地下者尤寡且春分尤多顯地上何哉師曰今所望天形北高而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北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分南北極之中黃道夾赤道自地上看之黃赤道皆斜周二十八宿依赤道參星翼軫角亢氐虛危也其餘皆列赤道之內外列赤道內之星宿見則其見在地上常過半列赤道外之星宿見則其見在地上尤寡也按分野圖去北極三十六度以考之乃其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likely commentary or addi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surrounding the diagram.

說祭然矣或曰春分晝夜同刻而初昏中星井十七度也曉中  
星箕一度也此度二百五度有奇是不中分何乎師曰星宿之  
度斜看之也春分赤道之內列星多見在地上也  
或問二十八宿定位師曰東方自角至箕七宿也以次舍而言  
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自井至軫七宿也以形而言則有朱  
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四時各有  
中星以定其位也

或問二十八宿度師曰宋中與天文志王奕曰二十八宿亦未  
始有度也天解冲漢雜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分也故  
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

度也猶地之有里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  
在其星幾度仲春在其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列列縣各  
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列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  
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問狹何  
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闊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  
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  
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  
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失其得度闊狹非舉一宿全躔占  
此度也南斗六星也舉全躔而言之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曆家  
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則入於箕牽牛六星也舉全躔言之

合距二星為度。今曆家距中二星為度而西，二星則入於斗，虛二星也。舉全解言之，合距北星為度而南，今曆家距南星為度，北星則入於牽牛，蓋南斗六星之中，拘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箕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牽牛六星之中，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牽牛距魁而得六度，虛二星之中，北一星不當日之度，而南一星當度，故虛距南星而得十度。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其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解在焉，則又非也。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推黃道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後以當度星為宿，惟虛道未有奇數，自是日

之餘，今曆家取於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沈括筆談曰：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愚謂先儒王爽、沈括之說詳而明也。黃道二十八宿，度諸曆有差不一，決其圖出三才圖會。或問：日行冬至，便晝行南陸，夜行北陸，夏至又反之，是日行之無長短也。師曰：古來圖天文，以赤道置中，以黃道斜帶天中，一出赤道內，一出赤道外，角五分，度少弱，奎十四度少強，為黃赤道相交之處。其說唯示黃赤道之橫直，再因此泥著，有來問也。凡黃道者，夾赤道南北各二十四度，通計四十八度，皆黃道也。其

以日道論之乃冬至日道在斗二十一度夏至日道在井二十五度故圖以斗上井下為黃道之極也日道日退一度唯行黃道一度之裏冬至夏至亦然冬至恒行南陸逐節漸次近赤道竟至春分行中道又及夏至行北陸也  
或問如子之說則天形太圓赤道左右至其端乃自赤道度數相短故冬至夏至之日自春秋分短乎師曰所來問以天度論日道故有此疑日道稍卑二十八宿高日道唯以黃道四十八度為中道也此間無長短廣狹之可言也

或問因子之說乃日行南陸則北方甚遠日氣日行北陸則南方甚遠日氣日月於天地豈其然偏乎師曰日行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冬至日道夜行夏至日道乃其斜太舒且日出日沒四時同也如來問日行赤道南則北方遠日行赤道北則南方遠日然地上去日各六十度更無遠近凡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之地皆南北去日不遠冬至日行南端夜乃日依北邊夏至日行北端夜亦行北邊晝自地上見之日道猶在南四時各去日道不偏故不甚寒不甚暑而四時行百物生是中國所以為中國而四夷所以為四夷也

或問月有九道出何書師曰書傳有日月冬夏九道之圖曰日有中道月有九道說見洪範本傳合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



清  
室  
藏  
書

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立

亦如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

此三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

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至春立秋後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

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北至春立秋後黑

東北至所倚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

與天文志曰王奕梅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

因其合散分為教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陳

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識之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之耳而

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有九道甚可嘆也先儒曰一行考月出

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益作大衍曆五代司天考載

王朴明九道以步月作欽天曆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

半在黃道外去黃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

中交自古難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

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同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凡七

十二道而後使日月無所隱其邪正之勢焉蓋月之出入黃道

時異而日不同非渾天所能述要之極不過六度則大數可知

矣

或問月一晝夜斜周天日行十二日有奇之道如何師曰九黃

曆  
藏  
書

道者天之中央日月五星之道也其度四十八度日行黃道一  
度三日有奇有奇者十分度之八少強也月行黃道度日行十二日有奇所

運故有十二度有奇之差也月行黃道四十八度十四日有奇則月行一晝一夜行黃道三度有

奇凡此間有斜周之至難可通計且月行古人有未及之處只待來音以可紀

或問日月高下師曰日月相重近則月明不限三日必待三日

而後有明暗則大略去日近日數三十六度有明暗以此詳試

考之乃其高下可以知也

或問邵子曰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

也朱子從張氏說天及日月各為左旋師曰天唯一周天耳日

月各順天左旋右退也以日月右退為天左旋也天地本不動

日月運動星維旋必有定位也如不運動是陰陽自然之形勢也

或問五星之度師曰先儒曰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

之逆又耳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

後相義罕能察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崇藝博通尤精曆教因避

葛榮亂陰于海島中積三十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

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

向背言日有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

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

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

好思所居過其少者則留多行遠見早過其惡者則留少行速  
 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  
 之行見伏尤異皆古人所未得者也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  
 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  
 氏謂三代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固之末造人紀不修  
 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  
 或問黃赤道經緯師曰先儒有黃赤道星度增損篇曰赤道分  
 南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  
 橫故黃道謂之增赤道居於中故黃道謂之減  
 蓋亦自然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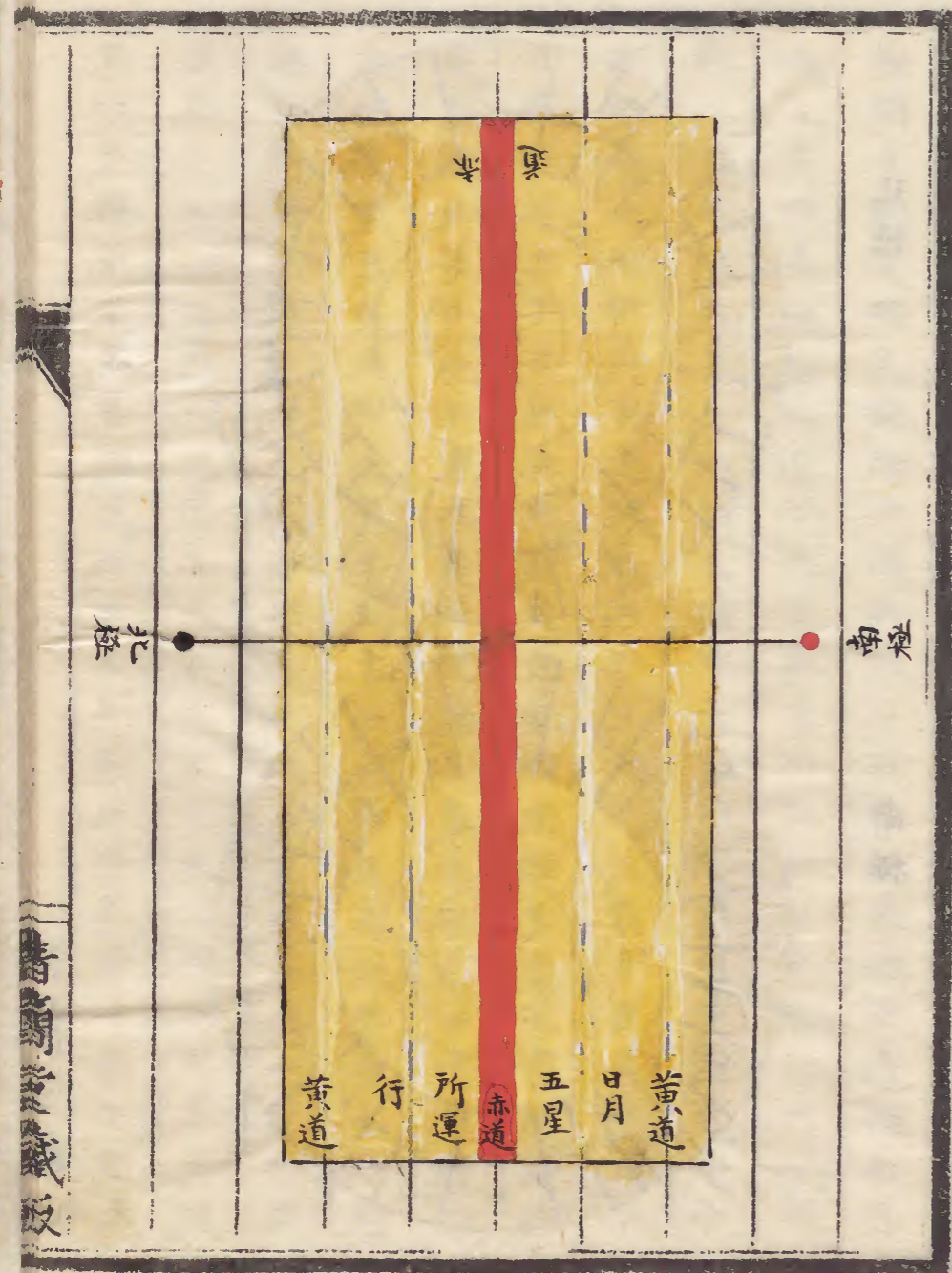
黃赤道進退廣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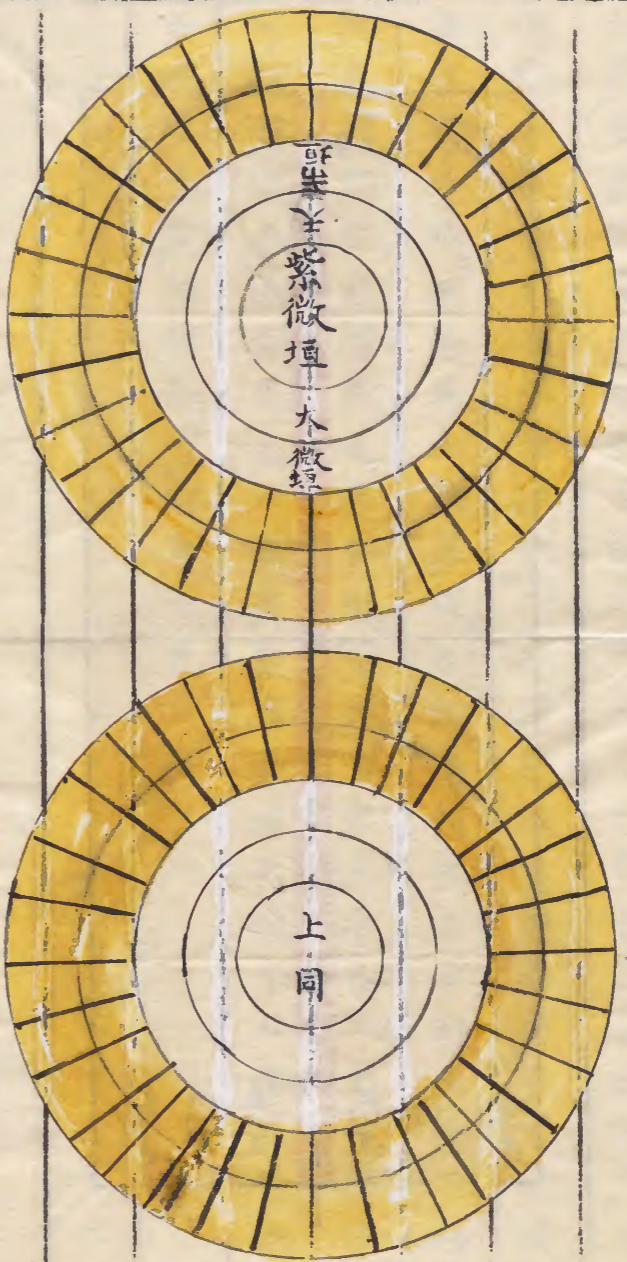
黃道在二至前後去赤道為最遠故度狹而少當分限以差減  
 二分前後踰赤道出入近赤道益斜故度廣而多當分限以差  
 加大抵在南北冬夏宿度內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在東西春秋  
 宿度內黃道度多赤道度少蓋天度闊狹勢使然也四隅四立  
 之初各黃赤道變革之際則度平而無多少之異所謂四立之

際一度依強少平者此也疏曰後漢張衡渾儀赤道橫帶天之腹黃道斜帶其腹去赤道去裏二十四度晉誌載葛洪渾天儀註赤道帶天之紘黃道出入赤道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唐誌載一行黃道儀亦然愚謂先儒所謂黃道者斜出南北兩端之謂也故有增減之度今案黃道者夾赤道各二十四度皆可謂黃道赤道者天之中故度數廣黃道者近南北極故度數少減也予設經緯焉可以考之也

清  
館  
藏  
書



清  
館  
藏  
書



北極

南極

清  
宮  
藏  
書

或問日晷長短之說師曰漢誌曰日近極故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景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先儒皆以地中即今之陽城是也立八尺之表日長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具鄭康成註又考靈曜圖脾靈憲王蕃陸績諸書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隋志載宋元嘉十八年遣使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美夫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唐太史諫曰交州去洛九十里蓋山水曲折使之然以表考之其強當五千步開元十二年遣使候影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

書  
蘭  
藏  
書

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暑差二寸餘南  
候林邑久至暑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候鐵勒夏  
至四尺一寸三分冬至二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距林邑徑  
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項北六度北距鐵勒與林邑  
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項南二十七度四分曰說千里而差疎矣  
然則日暑短長之說不必以尺寸為較大約測其暑極長則知  
日南至測其暑極短則知日北至如斯而已矣愚謂先儒之論  
如此允暑景非海上乃日之出沒難測相去之遠近地勢不均  
春秋分之日出亦斜也況冬夏至之日出沒尤斜其所測不速  
乃差故差以正午時在知之然天之無究日月之無定何足其

禹徵

曆教

師曰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  
又曰帝曰咨汝羲暨和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竊梅古昔聖人欽考昊天是以天德  
施人事天人惟一而後民用行矣故詳日月星宿周旋敬紀其  
度數正其氣候授人時四時以分地氣以詳民政以旋是曆數  
所以行於世也

師曰有一年之法有一月之法有一日之法一年者其物計而  
其間有中節氣候各有其主位允定一年是因日與天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而相會不此定數定一月是因日與月二十九日有奇而相會有三十日之定數定一日是以日出日沒為一晝以日沒日出為一夜一晝一夜而日周天也故一年一月一日各主於日凡一年之積以一日可考天道無私日月星辰之運轉更無差謬可以考之也

師曰此四氣各有中星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所謂昏中也然有歲差之說堯冬至日在虛一度月令冬至日在斗漢文帝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武帝大初曆冬至日在虛星在斗牛之間東漢四分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唐大衍曆冬至日在牛十

度開元宋統元曆冬至日在牛二度統元今授時曆冬至

日在箕八度凡星宿日月之差難考是乃無可究竟之理也

師曰有氣盈朔虛生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矣暑大反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即氣也愚謂氣盈日與天會有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之

餘是五度四分也朔虛日共月會有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之不足也是歲有十二月日有三十日以三百六十為  
一歲之常數也故有這氣盈朔虛也凡閏月者非天道之所  
日月常合晦朔無餘分之可割日天恒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無餘分之可見曆家通計立此算術尤聖人之所教也  
案天道無究故設術立說亦不能盡故別有餘分之相積是三  
年而置閏之實也置閏尚有餘分不可計而竟歲差之說行  
師曰天本無四時中華及本朝各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斜  
見黃赤道故晝夜有長短及中有寒暑冷暖以分遠四時氣候  
也

師曰通曆曰大昊始有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立曆曰漢律  
曆志曰黃帝作曆朱子曰大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項  
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  
考亦簡叢愚謂曆有統天開禧會天授時之差二十八宿度數  
亦少有其差允曆皆考日月星辰運行之固會以立其說古曆  
今亡矣無詳考之由也

辨或問曆數

或問定昏旦之中星之法師曰舜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鄭康成曰其轉運者為璣其持玉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  
日月五星也以璣衡其行度以觀天象也馬融曰渾天儀可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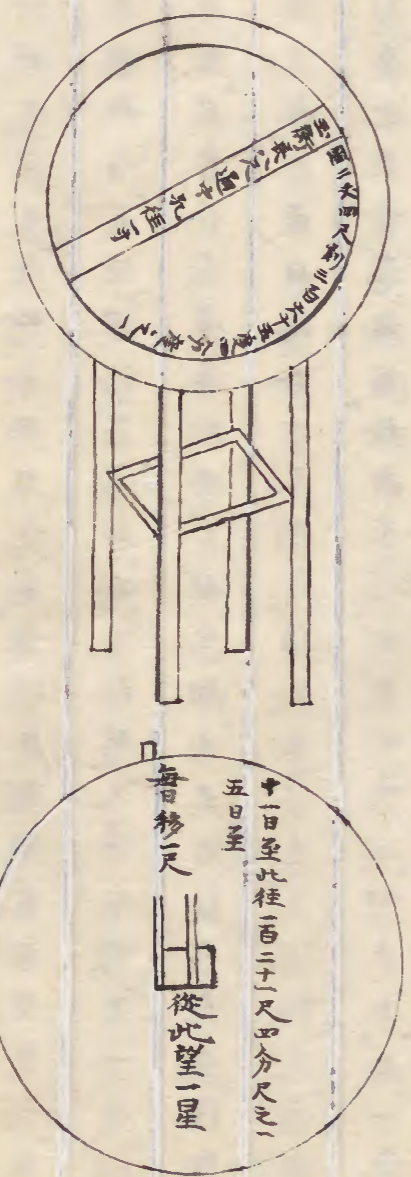
轉故曰璣所謂衡者其橫第也所以視星辰也璣為璣王為衡者天象也日月五星皆以此度知其盈縮進退先儒曰二說皆謂衡以視星辰之行度非謂以衡望璣也惟蔡邕蓋天說謂圓者為璣其徑八尺以璣珠為之懸而運之以象天之行直者為衡其長八尺以靈玉為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星辰唐孔穎達疏遂朱蔡說謂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辰且邕謂璣為蓋天懸而運之其徑八尺畫圓列宿固已相掩管窺則亂矣况在函丈之內安用八尺之管窺乎其說殊不可曉然而當用鄭康成馬融之說以衡視星辰之行度得之矣又隋誌載梁大監中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

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候日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當更求之又以春秋分之日一日始出半躰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躰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乃觀三表直者其地處卯酉之正也南北經之東西緯之各徑百有二十一尺四分尺之一規而圓之周三百有六十五尺四分尺之一以象周天之度漏刻上水正日之昏從中表之北望之以候二十八宿之先至使與南表乃中表相直為中星也至明日昏時更望之星則西過一度

乃移南表一尺以望之又明日星復西過一度又移西表一尺以望之至後星當表即是前星度分之盡也如是為法三百六十五日始候之星還而當中蓋大史占候中星之法至是為特詳立表如此更當以玉衡望之其法始備

玉衡之設先正南北經奠規於其中表之南規衡求北極以正天中然後取中星去北極遠近度數轉規以就之其星在玉衡孔中則七政齊矣其星不在孔中即移南表以求之所差度數可知也假令候星以牽牛為始先布望牽牛之星取在正南之昏時為法從此以後日夕西過經八日後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為八度餘傲此凡玉衡之說與璿璣為二器互相為用不可缺

故辨典並言之若共為一器安能並言故夫璿璣為渾儀玉衡為橫蕭然而必欲以二器合而為一則膠柱矣張衡作渾天儀於密室中轉之以告靈臺觀天者皆如合符則知渾天儀之轉在密室而橫蕭之觀在靈臺二者互相為用不可闕也



或問歲差之說師曰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

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大初曆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虞喜始覺之。曆家祖述其說，自唐竟至漢自漢至本朝，冬至日躔各不同。然後知歲星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廢也。然嘗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曆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大過何義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不及。晉虞喜以五十年日退一度，失之。大過宋何義天又倍其數，失之。不及。惟隋劉焯取元郭守敬又謂六十年而差一度，至今多不合。三家，中教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劉焯之為尤近。遂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蓋大衍

清室

分一度為三十四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積，至八十二年則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即其法推之，慶曆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冬至日在斗五度，上距赤道斗中十度，是也。開元甲子，上距漢太初元年丁丑八百二十七，年日差十度。蓋唐至以開元大衍曆歲差列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是也。大初丁丑，上距秦莊襄王元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蓋月令云：日在斗，是也。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甲子二千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言：日短星昴

清室

也說者不知歲差之法以竟典較之月令逮于今日不啻差一  
次求其說而不可得遂以為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為  
中皆失之遠矣又曰開禧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較之竟時數  
退四十餘度差自漢大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  
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本日行一度近歲  
紀元曆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  
緩一年周天而微差積累分秒而躔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  
十年後將所差半周天審如是寒暑易位乎以俟治曆者  
或問古來有歲差之說而四時氣候日月交感之際不差何乎  
師曰古人立歲差之法是窺中星之說也天無解以二十八宿

論之其運動度數不可知以日之運行紀之日月之運行有定  
位故四時氣候日月交感之際又不差天之運行有不可盡之  
微故竟未嘗無其差

或問冬至夏至之日道寒暑可以甚而寒暑不然何乎師曰日  
行黃道之端是寒暑至極之節也其不然因餘寒餘溫冬至有  
餘溫夏至有餘寒故有未甚之理也

或問日道至地南北各六十度而日行南端乃地亦寒日行北  
端乃地亦暑師曰地受太陽有斜有直日有長短地氣相陽乃  
太陽勢寡斜帶太陽則寒是也亢寒暑皆因所受之地有其差  
也邵氏所謂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是又其大略也

地理

土

師曰土者氣之查滓也。有這氣則有這查滓，而氣質之相成更無間隔也。凡天地之間，只氣惟昇裏面，其查滓降為土也。人物皆氣所寓，其查滓相聚尤微也。

師曰地大不可計會之，學術所推淮南子地形皆無替之語也。非人力所能編歷，學術所能推知也。地形尤微而又與天相圓也。

師曰土之所在有，高下平高為山岳，下為溪澗河海，平為原野。平陸土又有壞填塗泥，因其土而其人物所生之甚異也。

師曰此查滓相聚之間氣相寓，而升降聚散之所相因，生山川之跨地草木鳥獸魚虫生之無息，是天地之自然也。

山

師曰地之陽氣相發之處為山岳丘陵，凡有山之地地氣甚蒙蔽，山有大山沙石之差，是因其地而變其象。

師曰山有林木則鳥獸相因，鳥獸者屬陽，有林木則其所滴相聚而為河。河又相聚而為大川，川河之水因氣而昇降更不止。

水

師曰氣昇而為陰，所閉塞竟降為水，萬物之生之其所始一滴水而其滓查為質也。

師曰海者水之源也百川悉歸海潮之有消長者月因所出而其勢相推也泉者山間之氣相滴出之水也這水相聚而為川也

岩石泥沙金玉

師曰岩石泥沙金玉各土之精也因精之淺深土之上中下而所差別甚多

地動

師曰陽氣為陰所壓則地震古人論之太詳也

辨或問地理

或問土有教品何乎師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凡土者氣之查淳因氣之通塞陰陽寒暑之循環有這教品是地之自然猶人之生質有強柔明暗之差其間山海相交之地是陰陽之交易全故其土必為上品原野甚廣之地其土必壤是陰陽交易不全也泥沙者水濕之地也是又有教品然只上中下之三品而已

或問因土而風氣尤差何乎師曰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人民共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教要固知其利害乃  
辨九列之國使同貫利愚謂人之養此生皆因土衣服居宅之  
用飲水食物之養悉因土而全故人之風氣物之勢極皆因土  
而差異也或曰天同覆地同載而獨因地何耶師曰天者屬氣  
地者屬質性心以天生質以地風俗習教之所見在其生質因  
其生質性心亦差故天地不二只人因所見為其說也今天下  
之國同天惟覆而北方之寒國自十月到二月陰雲是覆而不  
見日月之正色南方之暖國不知暴雲凍冰因其方而有其用  
或曰然乃質性異而其性心亦差乎師曰質異乃性心又差禽  
獸於人夷狄於中國可以證之

或問地中之說師曰屈子天問周公定豫別為天地之中東西  
南北各五千里今此地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數殊何以  
云各五十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  
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  
則地雖連屬被慶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  
圭測天地之中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  
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朱子又曰河圖  
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  
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  
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愚謂天

地之中者赤道之下地是也赤道者天之中帶地之中赤道是  
乃天地之中也書蔡傳云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  
嵩之上或問朱子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  
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磨然此是天之  
中至極之處如人之臍帶也是朱子以南北極為天中也矣四  
時氣候相和而萬物之精秀相成是天地之中也周禮地官以  
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是聖人之用也

或問草木生地有其土宜師曰周禮地官以土會之法辨五地  
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鱉物其植物宜膏物其黑而津三曰丘陵  
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  
宜介物其植物宜萊物其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瘠愚謂周禮辨五地之物生是土  
宜之說也草木之生或好濕或好燥土之埴壤泥沙各異其生  
生允壤土草木易長而易傷折埴土草木難長而長則堅厚也  
且海邊湿地寒暑之地皆有草木之土宜也或曰藁實之好惡  
亦有土宜乎師曰藁實相結尤有土宜唯其生久相勞則其草  
木之藁甚美也埴土沙石之土其所根其所長尤苦然其土上  
品故生長嗜根則藁實之味美也埴土者下品之土而所其生



長蟠根尤易故菓實之味不羨也

凡菓有用根有用葉有用實  
有根葉莖子并用各因其土

有土宜之種藝人  
致之以宜其用

或問木之為材多在寒國高山之木何乎師曰烈風恒中霜雪以侵則木自堪棟梁之任不然則其木只茂長而不堅剛人亦如此其為德也其為材也日月相修勤而后可中大厦之材也或問始闢荒田則其收較倍師曰荒田者只野草而已五穀者甚因土氣故荒田竟不種穀種始開乃茂熟也及其久地氣漸次衰而一歲薄於一歲也

或問殖土者糞不多則不生穀壤地者不糞而穀茂何乎師曰殖土者堅厚而耕者甚勞生草尤有力故以糞而穀茂也壤土

者柔弱而草木易茂然只長而少穀種之全全亦不厚凡人之修道亦然不久鍊不久修乃不堪棟梁之器也

或問土有霜柱何乎師曰陰寒太包則地氣相壓凍為霜柱也壤地薄柔故地氣易發洩殖土堅厚故地氣少發洩也

或問地氣到冬太多何乎師曰地氣四時相同只三冬寒陰嚴塞故地氣發見也或曰至冬地氣甚故土下溫暖井水可以見豈四時有地氣乎師曰近譬之身夏月氣息不見冬月氣息乃見是氣息不異而或寒閉暑散以有這相見不見因寒暑之閉散自有這裏陰陽交易也凡閉塞則氣聚而有象分散則氣不結滯是自然之理也

或問四時土寄旺之說可得而聞師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  
冬土則寄旺四季各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而推夏季十八日  
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愚所記圖象攷之北極之所司  
七十二分南極之所司七十二分東西各然其四維有十九分  
少弱之剩餘惣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自然之勢不得  
正也

或問山者陽氣相結然北方山相覆則雲太多師曰陽氣相昇  
則寒陰相閉故陽氣太則寒又太閉寒陰閉塞而陽氣蒙籠  
為陰雲來是必然也

或問山或炎燒而吹灰出石師曰陽氣發出而有這箇奇也陽

相發相擊而有炎燒庵中具地脈之地必有溫泉是水脈要陽  
而為溫泉也

或問古人山水并論有山則有水何辨師曰山者陽之發也有  
陽火則陰水相屬自然之理也固礼冬官曰凡天下之地勢兩  
山之間必有川焉是兩山高聳則滴水相聚而為川也山有林  
木乃氣愈引水是山水相并之謂也邵子曰觀山水而地勢見  
矣是地以山水可論也

或問水源者海潮是也然山水皆無鑿師曰陰陽昇降之間火  
引水氣含溫皆海潮之氣相昇也若海潮直昇乃實以昇也必  
無此理陽昇陰降是天地之定數也唯地氣相昇之積為雨水

來故雨露更無鹽也煮海潮取其積露可以致也

或問草木之滴水雨露無鹽得其說地下之泉井亦無鹽師曰  
凡地中有水皆流土沙夾水也故無海潮之味水脉入地中皆

然

或問海潮鹹師曰自然之味也凡五味之於木火土金水皆自  
然而無作爲水之味鹹是也

或問海水潮消長之說師曰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  
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  
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  
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底天地之

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  
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  
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愚謂先儒  
之說未及天地之定位更無轉只天地之氣消息出入運轉不  
止月者水之精也月出則天下之水推蕩逆沸是因月精所壓  
倒也有涯畔之地以是爲潮進也月既出了則水平而推蕩逆  
沸之水相退有涯畔之地以是爲潮退月以三辰上下故潮水  
之進退亦以三辰海洋之極處必無潮水之進退只地水相望  
之涯有此者也愚案涯際水涸之時是潮水之平也進退各因  
月之出沒而不平也

或問潮之進退有大小師曰陰盛則水勢甚以此為潮水之大  
小也朔者月掩日陰之盛也望者月光不缺日月相望之間陰  
之盛也故朔望之前後六十度皆潮水大也且春晝大也秋  
冬夜大也先儒曰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  
中秋為陰中秋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  
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說不分明春夏晝潮大秋冬夜潮大亦有實理可詳究之也  
或問百川赴海而海不溢師曰朱子答此問曰蓋是乾了有人  
見海迎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愚謂天地之間陰陽升降而為數  
般模樣故百川之水皆海水之相昇而降也昇而降而降而昇唯

一元水而已人以百川之水為海潮之外豈夫然乎天地之間  
萬物之出沒消息皆然

或問張子以海水潮汐為地有升降師曰是因曰說不知實理  
也地何有升降乎不足信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月所往常相推而潮進退不<sub>一</sub>定也師曰然  
月所往潮水相推去不少住也唯我所居之地為此看也

或問海水鳴動師曰陽氣發出之勢也陽伏于陰下見迫于陰  
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海水之下陽不得升太激逆而有鳴動次  
光之相發也

或問地震之說師曰廬陵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此有地震。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black border, containing faint characters and a large red seal impression.



